

■新作聚焦

叶舟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

雕刻河西的大漠黄土

□耿占坤

讲故事的人

甘凉、敦煌、祁连山、河西走廊、商道、古堡、响马、大漠绿洲。这些铿锵的词语，随便呼喊一个出来，就足以惊醒一片蛰伏于历史深处的时空。或冰冷或火热，或悲怆或狂喜，或烟尘凝滞或烈日滚滚，或铁马金戈或丹心柔肠，无一不是罡风激荡、惊心动魄。

叶舟一部《凉州十八拍》，几乎是将其一一触响，如同英雄落雷，引爆连天轰鸣，让它们如潮水般回荡在茫茫西北大地。他手中那一支充满魔力的“生活”之笔，仿佛通天接地的铁针，引雷电而搅动山河。足见作者的非凡野心与胆识。

的确，这黄沙戈壁、古道绿洲的大地，是一座埋葬着无数铁甲旌旗、白骨红唇、豪言壮语和悲歌残梦的庞大墓冢。然而，作者却没有规划探方，去挖掘那些轻而易举可以获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过往文物，更未臆造以讹传讹的赝品，而是从被翻铲、被忽略的夯土层中，将一片草木葳蕤、血肉生动的故事提取出来。

与这个书名引发的最初想象不同，《凉州十八拍》所讲述的背景，选取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极其重要的节点——千年专制王朝倾覆、新兴共和体制初生之际，讲述发生在远隔宏大变革中心、历史西北角这片神秘土地上鲜为人知的另类传奇。

故事是少儿认识世界的大门，人类的幼年时期也是通过故事认识世界、沟通自然、记录沧桑，可以说，没有故事便没有历史。然而时间漫漫无边、无名无姓，就像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世上你来我往，毫无差别地相互取代覆盖，不曾留下塑像或坐标，却留下抹不去的痕迹。而从这些痕迹中理出头绪、找到故事，便是一种本领。作者云：“凉州人碰了面，一般都喜欢喧个慌，一喧再喧，心中的乏力与苦闷便解除了，然后各自上路去讨生活。喧慌的内容上天入地，包罗万象，既有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亦有三坟五典、八家九丘，当然也落不下眼前这一暮光阴中的颠沛与跌仆，甚至于家长里短、针头线脑什么的。渐渐地，这种喧慌的秉性便成了一种‘讲古今’，随便拽出来一名驼夫或脚夫，他的肚子里一定装满了辞藻和唱本，直到将唾沫渣子说干，还不见休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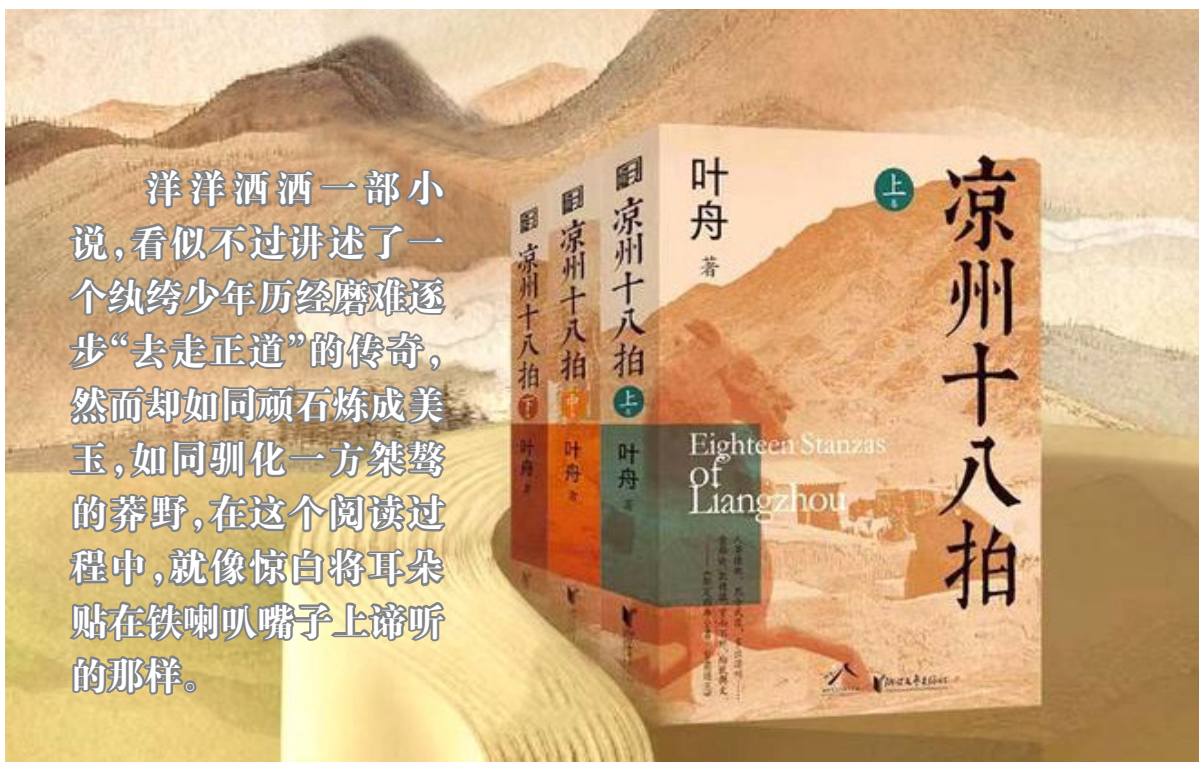
不过在作者这里，显然又不是那种云天雾地、漫无边际的村野俚语的拼凑，分明是一种深思熟虑、条分缕析、关照生存的文人故事。

西北风物纷至沓来

如作者所云，在凉州土话里，“生活”一词是对毛笔的敬称，自有一番深意。西北苍茫，时空中许多人物都并非世间偶然的过客，他们身负使命而来。也许，命运将叶舟安排在这甘凉大地，注定要他写出这长风万里、山河浩荡的《凉州十八拍》。“思想至此，朱绣忽然释出了一阵由衷的笑声，觉得天慈地悲，这一世的轮回中，天老爷将他安顿在了凉州，这无论如何都是一记坐虎针龙的妙手。无负今日，无负此生，朱绣这么给自己打气。”如此思量，难道不是作者对自身处境与使命的认领？

作为西北人，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没有谁能够如叶舟这般，将红柳一样的根须探入大漠黄土的水源之地，将西北风物在文字中雕刻出如此动人的肌理和形象。这里且食一二。

“朱绣始终觉得西去的这一条长路好有一比。如果说



洋洋洒洒一部小说，看似不过讲述了一个纨绔少年历经磨难逐步“去走正道”的传奇，然而却如同顽石炼成美玉，如同驯化一方笨拙的莽野，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就像惊白将耳朵贴在铁喇叭嘴上谛听的那样。

它是一根瓜蔓，河西四郡俨然就是一窝熟透了的旱沙瓜，一气联络，让道路两岸的父老乡亲大快朵颐，舌头上铺满了蜜汁，而凉州自然是其中最滚圆的那一只。再有一比，设若将整个河西是一座庙宇的话，那么凉州便是大雄宝殿，有敛云雨、永镇金阙，剩下的郡县不过是一些配殿罢了。”“在河西一带，凉州妇人最是剽悍，嘴上一般不挂锁子，凡事不论尺码，一旦干起了架，火力往往集中在了裤腰带以下。反正有的是唾沫，唾沫星星带毒，彼此怨谤交集，口讲指画，非要拼出一个折骨伤筋的结局不可。”梁华、梁凤姐妹俩佛堂里的那一场遭遇战，真可谓刀光剑影、狼奔豕突，仿佛双方的唾沫星星都化作飞沙走石。而这水烹火油之势，却在另一个不幸女子的共同怜悯中瞬息化解。这种过山车式的情感变化，只怕非西北女子不能理解。

“张汲水一下子被打蒙了，愣怔道：你这位嫂子，天老爷一直亮闪闪的，你可不能说后半夜的胡话，乱嚼牙茬呀？”不只是辞典话语彰显了河西地域特产，所及食材物品以及风景气象也当然充满一个地域特有的个性。“顾山农进来了，左手端着一盘葡萄、酥梨和蜜饼，右手则是一碟熟麻子、炒黄豆与杏皮，嚷嚷着朱先生，请他过来歇息。”“照例是老三样，腌洋姜、韭菜花、青辣子，另有一碟子热花卷。昨日是小米汤，现在妻子下了洋芋块，拌了拌汤，一层油汪汪的沙葱花撒在了汤面上，微酸，咸淡适宜。”且不说世居大漠的甜瓜苦柳、苍狼胡兔、春风冬雪，就连那旅行而来的飞禽也变换了一番身份与个性，方能被这神圣不可名状的世界所接纳。“北归的大雁就像一丛丛热烈的香火，供在了天空，供在了六盘山的山顶。”

哥特式的话语风格

《凉州十八拍》没有讲述秦时明月汉时关，或凿空之旅的宏图伟业，亦未关注名声显赫、开疆裂土的帝王将

帅、和亲的公主、弘法的高僧，或者令人津津乐道的匈奴弓刀、胡姬乐舞、撒马尔罕的仙桃，却在一个绕不过的十字路口，楔子一般钉下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命运，展示一个城堡和一个地域的兴衰，而在骨子和经脉之中，上承千年混沌、下启百年风云，将其与大片山河链接贯通，于是这“十八拍”的节奏和韵律，便如交响乐般轰鸣激荡。

富有西北神韵的哥特式话语风格，使小说语言和情节张力澎湃而又引力强。叶舟深谙说书人的传统秘笈，秉承讲古艺人的神授衣钵，不仅措辞语气地道，更是善于绘声绘色，频频使出手段，设置关口悬念，话语之间绝非故弄玄虚、惊悚骇俗，却险象环生，令人悬肝吊胆。故事进程时而交织环绕，时而穿插折叠，升跌纵横，变幻莫测。眼见电闪雷鸣黑云压城，满以为一场风暴来临，到头来却只有一阵怪风扫过，叫人徒然凄惶。只用一句“总因笔墨宽裕，此处必须有所交代，铺陈一番”，便将时空极大拓展开来，信马由缰而去，而那些看似经年累月的陈芝麻烂谷子，经过淘洗栽培，竟与当下的收成息息相关。或者正当快马行至路口，抉择生死之间，冷不丁又来一个漫不经心的“暂且按下不表”，仿佛勒马腾空，攀崖临渊戛然而止，而此处的轻描淡写，却是暗藏玄机，意外地埋下晴天霹雳，敛起大河波涛，直待日后一发不可收，惹人唏嘘慨叹。

洋洋洒洒一部小说，看似不过讲述了一个纨绔少年历经磨难逐步“去走正道”的传奇，然而却如同顽石炼成美玉，如同驯化一方笨拙的莽野，在这个阅读过程中，就像惊白将耳朵贴在铁喇叭嘴上谛听的那样。“渐渐地，这一块非凡而神奇的铁器，仿佛生出了一堆庞大的根须，蔓延开来，伸展在了武威城的地底下，蛛网一般，捕捉住了尘世上的全部动静。的确，那是另一个世界，用声音传递，带着一种鲜为人知的机密，将远近各处的风吹草动，悉数灌在了惊白的脑海中，让他去辨析，去识读。”

乡村故事喜闻乐见，讲好乡村故事是季玉创作的现实考量。民间性在这部小说里不是标签，而是与作者血脉相连、贴心贴肺、深入骨髓的痛与爱。曾几何时，作家们关注文本，追逐新奇，传统的故事体被冷落了，不合时宜了。季玉以《源乡》宣示新乡村故事体的回归，以“群像式”的书写，用农民的口吻、农民的立场，为农民立言，这一点与赵树理小说风范相通。同样写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琐碎、新旧观念的冲突，同样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连贯性，首尾相衔，前后照应。所不同的是，赵树理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的传统，采用民间说书式的讲故事方法，而《源乡》虽大体框架相似但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更新，以“我”为叙述主体，时而“我”在讲述，时而不知不觉中已经切换视角，嵌入模糊穿插，不着痕迹地完成了时空腾挪，推动故事进展。当然，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旧有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乡村伦理的交织与悖离、文化层面的审视与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多元，等等，所有这些都带着温度与粗粝肌理汇入大时代的风云际会，显示出天翻地覆的样貌。

小说的两个向度是相反的，一方面是剔除，一方面是回归。剔除，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任重道远；回归，则是以新的姿态呈现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样式。

热情点燃阅读的春天

25日下午，《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作家齐橙围绕“对话中国网络文学的顶流与高峰”为主题展开对话，共同瞩目网络文学的新发展。大家认为，网络文学的发展为文学繁荣带来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人从事文学创作，是个好现象。同时，网络文学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创作者，同时加大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力度，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要推动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把大流量转化为正能量，把大数量提升到高质量。

《倾听皖美》丛书包括徐迅《皖河皖河》、赵焰《新安小语》、刘琼《徽州道上》三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安徽文化的肌理和血脉，或浩荡而深沉，或细腻而轻盈，或古朴而蕴藉，不单单是抒写山川、人物、乡愁之书，更是一张张宣传、弘扬安徽文化的亮丽名片。在24日的活动现场，刘琼、徐迅、赵焰与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编辑朱寒冬等围绕“礼赞安徽主题及个人创作谈”，共同畅谈安徽地域文化及三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了解，《倾听皖美》系列是个开放式的选题，本次发布的是首辑三种，这套书形制小巧，携带方便，从纸质图书与融合出版的角度，全面立体地展示水墨安徽之美，扫码即可一边阅读美文，一边聆听抒情朗诵，给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体验。《熟悉的旋律——扬琴重奏合奏曲集》丛书共五种，每本书选用20首中外名曲改编成扬琴重奏、合奏曲，是国内首套扬琴乐曲重奏合奏教材，采用了音乐图书融

■关注

从《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书的目录上来看，起记时间似乎是从杨苡上世纪初的出生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但是杨苡对此后生命历程的追忆，却穿插于各个目录章节的讲述之间。杨苡因她的长寿而看到了身边许多人的结局，故而这部口述自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她身边的许多人作传。

“繁”是这部口述自传的特点。整部书中，杨苡在回忆与家人、师友相处的细节当中，说了太多次“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言语中充满了遗憾。另外，在回忆与哥哥杨宪益、大李先生等人的过往时，杨苡讲述的许多故事在书中不同的章节部分重复出现。从后记部分中能够看到，撰写者余斌对口述语体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与宽容，并未对杨苡片段化的口述作过多的删节。这种“繁”，让读者与听者的身份达到互通，像是在面对面听取杨苡的讲述。读来更流畅、更具现场感，且饱含一种历史的温度。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口述自传除了“繁”的特点，更不容忽视的特点是“细”。极细微的个体经验与个体情感，让处在历史阴影中的日常记忆能够走向读者，被看到、被感受到。百年现代史的大时代背景被虚化开来，所谓运动、思潮、事件被置于后景，杨苡在与读者的畅谈之间，杨宪益、赵瑞蕻、罗沛霖、沈从文、巴金、吴宓、萧珊等与她有私交的学人名家，甚至于蒋介石、陈布雷等政坛要人都从文学史、政治史中走出来，变得可亲、可近，也有可爱、可笑。明明是个顶个的大人物，居然能如此从容地立在读者的面前，这正是这部口述自传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一点，只有杨苡这样以百岁生命丈量历史的阅历，才能够如此从容且鲜活地讲述出历史背后为人所忽视的细节。

全书在结构上分为四部分，第一章“家族旧事”与第二章“中西十年”读来节奏平缓，这部分是以小女孩的视角带领读者重回天津的租界时代，遍访充满童趣的花园书、耀华里、中西路，感受着家族庇荫下的无忧无虑。而自第二章的“中西之外”一篇起，杨苡对记忆的讲述从美好的氛围走出，开始直面家庭、校园外部更广阔的世界。随后的“毕业季”一篇，让这部口述自传在讲述个体记忆、个体经验与情感之外，也蒙上了浓烈的国族历史色彩。

第三、四章进入到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与重庆中央大学求学的时光后，杨苡的讲述从平缓变成有节奏的起伏，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人生的大事件也越来越多。但是杨苡一如之前那样，从亲历的事、身边的人去弥合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巨大空隙。乘坐“云南号”前往昆明，本应是战争中的艰难迁徙，杨苡却将这段经历视作是一段游记；面临敌机轰炸时的紧急避险，用“跑警报”来代称，偏偏是这个“跑”字，没有“逃”“躲”的狼狈、慌乱……尽管正规的求学历程遭遇战争、流徙变得十分艰难，但从杨苡的讲述中却能体悟出当年联大、中大学生的那份自重与自持。

“复学生”和“我们的课”两篇中，杨苡将西南联大的生源、师资、课程设置等向我们一齐娓娓道来。“女生宿舍”一篇中，杨苡的口吻像是一个在抱怨、发牢骚的小姑娘，有水土不服的难以适应，更有在和金明珠说悄悄话时流露出对大李先生的想念，足以见得杨苡的诚与真。到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杨苡已初为人母，故而在重返校园之后，较之于西南联大读书时心绪更为复杂，杨苡却毫不避讳，直言现在与过去的不同、中大与联大的不同。

而作为外文系出身的翻译家杨苡的讲述当中，书内书外的世界也得到了某种贯通——对大李先生的仰慕之情，是杨苡在多处都有所提及的。杨苡将大李先生、巴金先生比之于巴金的小说《家》中的林觉民、林觉慧兄弟，而且还是中学生的杨苡与巴金通讯时也将觉慧出走视作是自己的目标。与沈从文第一次相遇时的杨苡还念念不忘道：“反正我要像觉慧。”讲到自己在重庆求学时结识的同学徐璋与王丰峰的恋情时，杨苡将他们比作《呼哨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甚至调侃徐璋太过于驯服而不及希刺克厉夫那样有反抗性。

杨苡在书中的讲述，是用拾起百年生命历程中细碎生活片段的方法，来抵抗记忆可能面临的遗忘。抵抗岁月的遗忘，需要留住的有记忆，更有书中提到的名家大师们在寻常生活中以普通人身份所流露出来的真挚情感与所思所想。杨苡所面对的并非是无名之辈，但那些个顶个的大人物，也有个人独特的心流被历史的普遍情感所吞没的时候。杨苡的一生，伴随着也见证着中国现当代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当她站在一百年这一极具人生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的风雨呼啸时，她却选择了最细微、最日常、最生活的人与事，用细碎的故事补缀着历史与人之间巨大的缝隙。这是她拾起自我记忆以抵抗遗忘的方式，也在告诉着读者，任凭时代风云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唯一能置身其中且最珍贵的，就是生活本身。在杨苡逝世之后读到《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部书，又不能不回想起她在纪录片《九零后》中曾说，她不同意丈夫赵瑞蕻“长寿就是折寿”的观点——“活着就是胜利”才是杨苡的人生信条。

■短评

乡村记忆的重新唤醒

——读季玉的长篇小说《源乡》 □周 轶

《源乡》于季玉而言，算是个界碑。积久的创作、耕耘，一路走来，忽然想回望一下故乡的岔溪、父母和兄弟姐妹，于是就有了这部书。一部从泥土里长出来、混杂着生命原液的心血之作。

岔溪的故事是乡村人家的寻常事，几千年就是这么因循下来的。或许也在改变，微弱且缓慢。贫穷、愚昧，物质精神双重匮乏，这一切，在时代变奏的前夜显得尤为让人窒息。季玉痛乡亲之痛，情感冷峻又炽热。她行走在他们之间，用解剖刀一点一点解析他们的痛之源、之根，扎在血肉深处的陋俗陈规如何去撼动、去改变。

小说中的农村妇女施玉莲，谈文梅不同于祥林嫂，也有别于湘女潇潇，她们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正向社会巨变、时代巨变走来。但她们仍然无法挣脱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蹂躏伤害。这是要剔除的，是要用解剖刀一点一点挖出来的毒瘤。季玉的回溯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警醒

本报讯 2月26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主办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京闭幕。作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全国出版发行界的首场盛会，本届订货会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可谓精品云集、盛况空前，主办方在宣传推广方面运用互联网新技术，为初春的北京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也让大家看到了书业的新希望。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出成君忆的首部自然文学著作《你好，优诗美地》，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与成君忆围绕该作展开对话。2003年，成君忆的《水载三国》曾引起出版热潮，20年后出版的《你好，优诗美地》却明显可以看出成君忆的创作从“麻辣”转向了“清凉”，从热闹的城市回归到了乡野。2018年夏天，成君忆第一次来到湖北恩施，此后连续多年行走在险峻的高山峡谷之间，展开了他对地质学、地球史和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发布会上，与会嘉宾充分关注到成君忆的这种转型，大家认为，对于成君忆来说，文学不是常规的写作模式，而是一场探索。他的写作代表了当下许多城市人重返乡村，寻找清静和安宁的新趋势。

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何日请长缨》《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年编》《倾听皖美》《熟悉的旋律——扬琴重奏合奏曲集》等多部精品力作。其中，齐橙的长篇小说《何日请长缨》是立足当下、讴歌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拼搏奋斗和实践创造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梁鸿鹰、何弘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年编》以现象级网络文学作品及IP改编为中心进行文本细读，充分展现了网络文学的勃勃生机。

合出版的模式。在24日的分享会现场，作者李玲玲还邀请她的“蝶梦飞竹”扬琴艺术团带来了扬琴曲目表演，让现场观众享受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罗伟章新作《谁在敲门》（典藏版）及《凉山叙事》，在24日的分享会上，贺绍俊、岳岳与罗伟章就两部作品的创作经历、艺术魅力及文学价值展开了讨论。罗伟章小说的灵感常常源于他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包括对这个时代和人性独特观察，《谁在敲门》围绕一群子女给父亲庆生、治病到举行葬礼而展开情节，通过一个大家族的人际生态、不同阶层的生活细节，演绎了几代人的生生不息，呈现出无数人生命题。《凉山叙事》是一部反映大凉山彝族脱贫攻坚历程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主线，真实再现大凉山摆脱贫困、移风易俗的艰难历程，既写出了大凉山独特的自然环境、真实的彝族生活，记录了脱贫攻坚过程中诸多难忘的人与事，也表现了罗伟章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多维观察和思考。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集《曼珠沙华》分享会上，张晋、徐刚与作者池上围绕“一个女孩的数千种身份”，共同探讨了被忽视女性的成长困境。《曼珠沙华》是池上的第二部小说集，书中作者从自己开始写起，其中多篇是讲述校园故事。从小说集的创作脉络可以看出，从开始的“被看见”到后来的“看见自己”，女性往往通过别人的视角来判断自己、了解自己，微妙的事件构成了女性生活的重要部分，池上的小说恰恰看到了这些微妙的瞬间，写出了其中的可贵。同时表达出，经历过这些微妙尤其是其中的种种缺憾，女性可以逐步接受自己，进而成为更自信的自己。（行超）